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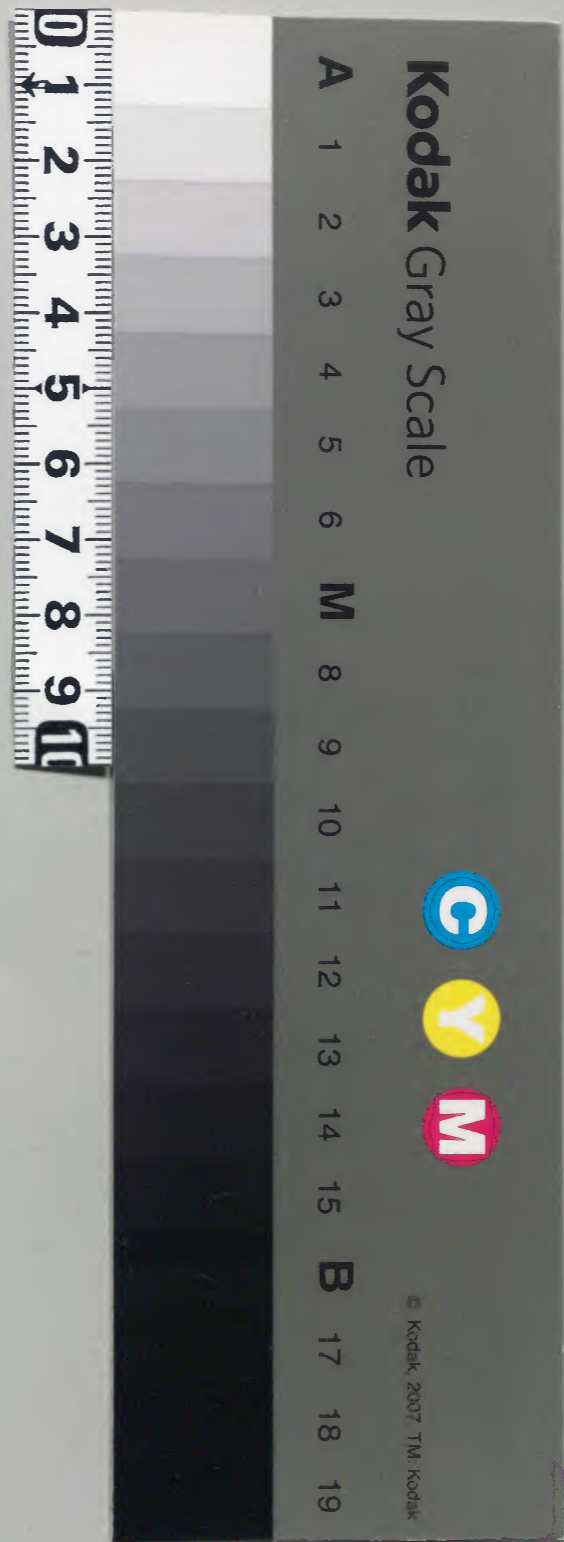
景德傳燈錄

六五四

			九三九三	漢書門
		一〇八八三		
冊	架	函	號	類

			五三九三	漢書
特	一〇			
四	一			
十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93
冊數	10 (2号)
函號	別 41 8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景德傳燈錄卷第四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旁出法嗣九世共

七十六人

金陵牛頭山六世祖宗

第一世法融禪師

第二世智巖禪師

第三世慧方禪師

第四世法持禪師

第五世智威禪師

第六世慧忠禪師已上六人見錄

前六世祖宗法嗣共七十人

法融禪師下三世旁出十二人

金陵鍾山曇暉禪師見錄

荊州大素禪師

幽棲月空禪師

白馬道演禪師

新安定莊禪師

彭城智瑳禪師

廣州道樹禪師

湖州智爽禪師

新州杜默禪師

上元智誠禪師

定真禪師智說禪師出

如度禪師定真禪師出已上十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智巖禪師下旁出八

東都鏡潭禪師

襄州志長禪師

湖州義真禪師

益州端伏禪師

龍光龜仁禪師

襄陽辯才禪師

漢南法俊禪師

西川敏古禪師已上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法持禪師下旁出二人

天柱弘仁禪師已上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牛頭山玄素禪師

智威禪師下四世旁出十二人

宣州安國寺玄挺大師智威禪師出三人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玄素禪師出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道欽禪師出

靈巖寶觀禪師智威禪師出

金華山曇益禪師玄素禪師出二人

吳門圓鏡禪師

木渚山悟禪師徑山欽禪師出三人

青陽廣敷禪師

杭州巾子山崇慧禪師已上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慧忠禪師下兩世旁出三十六人除天台靈居智及潤州棲霞陳二人外餘皆忠禪師出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惟則禪師出二人見錄

牛頭山道性禪師

江寧智燈禪師

解縣懷信禪師

鶴林全禪師

北山懷古禪師

明州觀宗禪師

牛頭山大智禪師

白馬善道禪師

牛頭山智真禪師

牛頭山譚顯禪師

牛頭山雲韜禪師

牛頭山凝禪師

鳥窠旁出已上六人見錄

已上舊本世次不明今各依本章添注法嗣共成四世也

鳥窠旁出已上六人見錄

鳥窠旁出已上六人見錄

鳥窠旁出已上六人見錄

牛頭山法梁禪師

江寧行應禪師

牛頭山惠良禪師

興善道融禪師

蔣山照明禪師

牛頭山法燈禪師

牛頭山定空禪師

牛頭山慧涉禪師

幽棲道遇禪師

幽棲藏禪師

蔣山道初禪師

幽棲道穎禪師

牛頭山靈暉禪師

釋山法常禪師

牛頭山巨英禪師

莊嚴遠禪師

龍門凝寂禪師

居明悟

襄州道堅禪師

居士般淨已

潤州棲霞寺清源禪師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五世旁出二百七人

第一世二十三人

北宗神秀禪師

嵩嶽慧安國師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已上三人

揚州奉法寺曇光禪師

隋州禪愷禪師

金州法持禪師

資州智佺禪師

舒州法照禪師

越州義方禪師

枝江道俊禪師

常州玄曠禪師

越州僧達禪師

白松山劉主簿已上十人

第二世三十六人

北宗神秀禪師法嗣二十九人

五臺山巨方禪師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

兖州降魔藏禪師

壽州道樹禪師

淮南都梁山全植禪師已上五人

荆州辭朗禪師

嵩山普寂禪師

大佛山香育禪師

西京義福禪師

忽雷澄禪師

東京日禪師

太原徧淨禪師

南嶽元觀禪師

汝南社禪師

嵩山敬禪師

京兆小福禪師

晉州霍山觀禪師

潤州茅山崇珪禪師

安陸懷空禪師已三四人無錄
錄語不錄

前嵩嶽慧安國師等法嗣二十八人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

慧安國師

嵩嶽破竈墮和尚

嵩嶽元珪禪師已三人
見錄

常山坦然禪師

鄴都圓寂禪師

西京道亮禪師

揚州大惣管李孝逸道亮禪師
旁出三人

二部尚書張錫

國子祭酒崔融

秘書監賀知音

睦州刺史康誦

正壽禪師

晉州神陸
禪師出

洪州崇寂禪師

蒙道列禪師
出三人

江西瓌禪師

撫州神貞禪師

資州處寂禪師

資州智光
禪師出

義興神斐禪師

玄曠禪師
出二人

湖州暢禪師

已二十五人無錄
錄語不錄

第三世四十九人

前荆州辭朗禪師法嗣三人

紫金玄宗禪師

明州大梅山車禪師

博界慎微禪師

已三人無錄
錄語不錄

前嵩山普寂禪師等法嗣四十六人

終南山惟政禪師

普寂禪師出
十四人又見錄

廣福慧空禪師

常越禪師

襄州夾石山思禪師

明贇禪師

敬愛寺真禪師

兗州守賢禪師

定州石藏禪師

南嶽澄心禪師

南嶽日照禪師

洛京同德寺幹禪師

蘇州真亮禪師

瓦棺寺璿禪師

弋陽法融禪師

廣陵演禪師

陝州慧空禪師

洛京真亮禪師

澤州耳月禪師

亳州曇真禪師

都梁崇演禪師

京兆章敬寺澄禪師

嵩陽寺一行禪師

京兆北寺融禪師

曹州定陶丁居士

大雄猛禪師西京義福禪師出父

西京大震動禪師

神斐禪師

西京大悲光禪師

西京大隱禪師

定境禪師

道播禪師

玄證禪師

西京寂滿禪師降魔藏禪師出父

西京定莊禪師

南嶽慧隱禪師

神照禪師南嶽元觀禪師出

京兆藍田深寂禪師小福禪師出父

太白山日沒雲禪師

東白山法超禪師

峴山幽禪師霍山觀禪師出

益州無相禪師資州慶寂禪師出父

益州長松山馬禪師

超禪師

梓州曉了禪師

西京智游禪師義興斐禪師出父

東都智深禪師已上四十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四世七人

前興善惟政禪師法嗣三人

衡州定心禪師

敬愛寺志真禪師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益州無相禪師等法嗣五人

益州保唐寺無往禪師無相禪師出父見錄

荆州明月山融禪師

漢州雲頂山土頭陀

益州淨衆寺神會禪師 武誠禪師

傳界慎微禪師出已上
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五世人

前敬愛寺志真禪師法嗣一人

嵩山照禪師

一人無機緣
語句不錄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下旁出法嗣

金陵牛頭山六世祖宗

第一世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

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

上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

巖之石室有白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

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

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云此去山

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之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祖遂入山

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

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師曰大德高棲何所祖

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曰何以問他

師曰嚮德滋久真禮謁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

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拍後面云別有小庵遂

引祖至庵所透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

猶有遮不在祖曰適來見什麼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宴坐

石上畫佛字師觀之竦然祖曰猶有遮箇在師未曉乃稽首請

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

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

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

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其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

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

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
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
何若是佛何者是心祖曰悲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
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若
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
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
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遠者紹
汝玄化非峯判爲派絕無寄宗引破相教而印之有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鳥獸禽
花來供養南泉云只爲步步隨佛階梯洞山云如掌觀珠竟不替捨僧云見後爲什
麼不來南泉云直饒不來猶較主老節緣道洞山云通身去也又二尊宿答前兩問比且賊不打食兒
家僧問一老宿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云如修實業僧云見後如何云秋夜紛紛又僧問吳越求明禪師
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云牛頭僧云見後相付法訖遂返雙峯山終老師自爾法
席大盛唐永徽中徒衆乏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十里躬
負米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時不闕三年邑宰蕭元
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爲之震

動講罷歸山博陵王問師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六何得知
緣乃欲息其起師答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是
與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
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相受言念生起法未曾起
豈用佛教令問曰閉目不見色境慮乃便多色既不關心境從
何處發師曰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
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有相轉鳥去空中真問曰境
發無處所緣覺見下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爲境若以心
曳心還爲覺見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師曰色心前後中
實無緣起境一念自疑忘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緣不會
當自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玄
影計迹逐飛禽以爲知本性還如視夢裏壁言之有月水處處皆
相似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世間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問

曰恰恰用心時若為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譚
名相勞勞直說無繁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心說無心處
不與有心殊問曰智者引妙言顯忘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
萬倍垂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關平性譚還從
空化造無念為真常終當絕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乘
候谷響音既有聲鏡像能回顧問曰行者體境有因因覺知
境亡則覺見及後覺并境有二心師曰境用非體覺見覺見能
不應思因覺知境亡覺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
遲問曰住定俱不轉將為正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
徐徐躡其後師曰復聞別有又虛執起心量二事不成
不轉還虛妄心為正受縛謂之淨業障心塵萬分不了說
無明細細因起徐徐名相生風來波浪轉欲靜水還平更
欲前途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獸吼性空下霜霰日住散穢

草摧網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紛四魔不前却如猛火燎還
如利劍所問曰賴覺知萬法萬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只得照用
心不應心裏事師曰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賴若假照用心應不
在心外問曰隨隨無簡擇明心不現前復慮心闇昧在忘用切行智障
復難除師曰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言無簡即真擇得闇出明心
慮者心冥昧在心託功行何論智障難至佛方為病問曰折中消息
閒實亦難安帖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見師曰折中欲消息消息
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第四通無記第
五解脫名第六等具偽第七知法本第八慈無為第九徧空
陰第十雲雨被最盡彼無覺無明生本智鏡像現三業幻人
化四衢不住空邊盡當照有中無不出定有內未將定有俱
號之名折中折中非三言說安帖無處安用行何能決問曰別有
一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定亂復道有中無同證用常寂知覺

寂常用用心。龜具理復言無用。智慧方便多言辭與理合。如
如理自如。不由識心會。既知心會。非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亦劫
不能知。同此用心。入法所不能。死師曰。別有言空者。還如前偈論。
行空守寂。滅識見。暫時翻會。具是心量。終知未。山原又說。息心用
多智疑相似。良由性不明。求空且。求劫住。幽識相。相都不知。
放光便動地。於彼欲何為。問曰。前件看心者。復有羅敷難師曰。
看心有羅敷。幻心何待看。此無幻心者。從空下。口難問曰。又有大
基業心路。幸去間得。覺微細障。即達於真際。自非善巧師。無
能決此理。仰惟我大師。當為開要。引道。用心者。不令其正。
道師曰。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互實相。微細身。色心常不悟。
忽逢混沌。土哀怨。敗羣生。託疑廣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
徑徹。毀壞。心不驚。野老顯。分答法相。媿來儀。蒙發羣生。藥
還如色性。互顯。應元年。邑宰蕭元善。請出山住。建初師辭不獲。

免逐命入室。上首智嚴。付囑。法印。今以受傳授。將下山。謂眾曰。
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正。庵前有四大桐樹。仲
夏之月。忽自凋落。明年丁巳。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壽六十
四。臘四十二。七日。空于雞籠山。會送者萬餘人。其牛頭山舊居。金
源。虎咆泉。錫杖泉。金龜等。他宜。坐石室。今悉存焉。
第二世智嚴禪師。者曲阿人也。姓華氏。弱冠。智勇。過父身。長七尺
六寸。隋大業中。為郎將。常以弓挂。濾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
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
從寶用禪師為弟子。後百宴坐。觀異。僧身長丈餘。神姿。乘技
詞氣。清明。謂師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嘗在谷
中。入定。山水瀑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遇之。因改
過。復善。復有昔同。從軍者。大聞師隱道。乃共入山。尋之。既見。
因謂師曰。郎將在外。何為住此。答曰。我在。欲醒。君狂。止發。夫

嗜色淫聲貪榮不日龍流轉生死何由自出又感悟歎息而
去師貞觀十七年歸建業入牛頭山謁融禪師發明大事禪
師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真訣所得都亡說有法勝過涅槃吾
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擊天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
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之於汝師真命為第二世後以
正法付芳禪師住白馬栖玄兩寺又遷住石頭城於儀鳳二
年正月十日示滅顏色不變屈伸如生室有異香經旬不散
遺言水葬壽七十有八臘三十有九

第三世慧方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濮氏投開善寺出家
及進具洞明經論後入牛頭山謁巖禪師諮詢祕要巖觀
其根器堪任正法遂示以心印師豁然領悟於是不出林藪
僅踰十年四方學者雲集師一旦謂眾曰吾欲他行隨機利
物汝宜自安也乃以正法付法持禪師遂歸茅山數載將

欲滅度見有五百許人鬚髮後法狀如華禪各持幡華云請法師
講又感山神現天麟身至庭前如將泣別師謂待者洪道曰吾
去矣汝為吾報諸門人及門人奔至師已示滅時唐天寶元年八
月日山林變白豁澗絕流七日道俗悲慕聲動山谷壽六十有
七臘四十

第四世法持禪師者潤州江寧人也姓張氏幼歲出家年二十
遊黃梅忍大師坐下聞法心開後復遇方禪師為之印可乃繼迹
山門作牛頭宗祖及黃梅謝世謂弟子玄曠曰後傳吾法者可
有十人金陵法持是其一也後以法眼付智威禪師於唐長安三
年九月五日終於金陵延祚寺無常院遺囑令露殿松下飼諸
鳥獸迎出皆空中有神幡從西而來遶山數匝所居故院竹林
變白七日而止壽六十有八臘四十一

第五世智威禪師者江寧人也姓陳氏住迎青山始卅歲忽一

日家中失之莫知所往及父母尋訪乃知已依天寶寺統法師出家矣年二十受具後聞法持禪師出世乃往禮焉傳受正法焉自爾法學徒皆奔走門下其中有慧忠者自為法器師嘗偈示曰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慧忠偈答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師又示偈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慧忠偈答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即沉飛若然師知其了悟乃付以山門遂隨緣化導於唐開元十七年二月十八日終於延祚寺將示滅謂弟子云將屍林中施諸鳥獸壽七十有七

第六世慧忠禪師者潤州上元人也姓王氏年二十三受業於莊嚴寺其後聞成禪師出世乃往謁之成才見曰山主來也師感悟微旨遂給侍左右後辭詣諸方巡禮感於具戒院見凌霄藤

遇夏委悴人欲伐之因謂之曰勿剪慧忠還時此藤更生及師迴果如其言則以山門付囑託出居延祚寺師平生不易器用唯鐺嘗有袂僧較兩廩盜者窺伺虎為守之縣令張遜者至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敲禪牀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後衆請入城居莊嚴舊寺師欲於殿東別創法堂先有古木君鵲巢其上工人將伐之師謂鵲曰此地建堂汝等何不速去言訖羣鵲乃遷巢他樹初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復潛資其夜役遂不日而就翬是四方學徒雲集坐下矣得法者有三十四人各住一方轉化多衆師嘗有安心偈示衆曰入法雙淨善惡兩忘真心真實菩提道場唐大曆三年石室前挂繡樹挂老藤忽成罽夏枯死四年六月十五日集僧布薩訖命侍者淨髮浴身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市中復聞天樂之聲詣一怡然坐化時風雨暴作震折林木復有白

虹貫于巖壑五年春茶毗獲舍利不可勝計壽八十七
前法融禪師下三世旁出法嗣

金陵鍾山曇暉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顧氏初詣牛頭融大師大
師目而奇之乃告之曰色聲為無生之鳩毒受相皆是至人玩弄
予知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迹鍾山多歷年所茅庵
瓦缶以終老焉唐天授三年二月六日恬然以定七日而滅壽六十二

前智威禪師下三世旁出法嗣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嘗一日有長安講華嚴

經僧來問五祖云真性緣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時師侍立次乃

謂曰大德正與一念問時是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又或問

南宗自何而立師曰心宗非南北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馬氏唐如意年中受

業於仁寧長壽寺晚參智威禪師遂悟真宗後居京口

鶴林寺嘗一日有屠者禮請願就所居辦供師欣然而往眾皆訝

之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即度之復何差別之

有或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師又

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又有僧扣門師問是什麼人曰是

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佛來為什麼不著師曰無

汝止泊處天寶十一年十月十一日中夜無疾而滅壽八十五建塔

於黃鶴山勅謚大津禪師大和寶航之塔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者彭州人也姓陳氏唐乾元初往舒州天

柱山創寺永泰元年勅賜號天柱寺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

主簿山高難見曰玉鏡峯前易曉又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

法也無師曰未來時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

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又曰闍梨會麼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

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相似見汝不會為

汝雖破卦文才生言凶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問如何是解下底
 人師曰汝中出問時便不中也問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時有石
 雲來閉更無風月四山流問之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儒
 嶽峯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暉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
 曰曠天劫來未曾擺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什麼曰為什麼
 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為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若會去亦
 無佛道可成問如何是道師曰白雲覆青嶂蜂鳥步庭花問
 從上諸聖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五更有何言說問宗門中請師
 舉唱師曰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問如何是和尚
 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問如何是天柱山中人師曰獨
 步千峯頂優游九曲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猿抱子來
 青嶺蜂蝶銜花綠菜間師居出演道凡二十二年大歷十四年
 七月二十日歸寂起塔于寺北真身見在

前潤州鶴林寺玄素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膺儒教年二
 十八玄素禪師遇之因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直法靈真也師感
 悟因來為弟子素躬與落髮乃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
 止師遂南行抵臨安見東北山因訪於樵子曰此徑山也乃駐錫
 焉有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山上有鯉魚水底有蓬塵焉祖受
 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紙於圓相中作一書却封迴師
 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
 曰待吾滅後即向汝說馬祖令人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
 師曰待汝過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過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曹
 谿唐大歷三年代宗詔至闕不親加瞻禮一日師在內庭皇帝起立
 帝曰師何以起師曰禮越何得向國威儀中見分皇道帝悅謂忠
 國師曰欲錫欽師一名忠於然差詔乃賜號國一焉後辭歸

傳第四

本山於貞元八年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逝壽七十有九勅謚曰大覺禪師

前杭州徑山道欽禪師法嗣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母朱氏夢日光合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馬九歲出家二十於荊州果願寺受戒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學華嚴經起信論復禮示以真妄頌禪修禪那師問曰初云何觀云何用心復禮久而無言師三禮而退屬唐代宗詔徑山國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先是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為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靈隱寺韜光法師問曰此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烏窠禪師復有鵲巢于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為鵲巢和尚有待者會通忽

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為法出家以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會通遂領悟玄旨元和中白居易出守茲郡因入山禮謁乃問師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天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徑山有險乎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遂作禮師於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三皇記坐三壽十有四臘六十三

有云師名國者心是證

前杭州烏窠道林禪師法嗣

杭州招賢寺會通禪師本郡人也姓吳氏本名元煥形相端嚴幼而聰敏唐德宗時為六宮使王族咸羨之春時見昭陽宮華卉敷榮翫而久之倏聞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開謝之能

壞善報二者安可嗔之師省念稚齒思善極生獸患帝一日遊
 官問曰卿何不樂對曰臣幼不食葷膾志願從釋曰朕視卿
 若昆仲但富貴必出于人表者不違卿唯出家不可既汝旬
 帝親其容顏詔王賓相之奏曰此人當紹隆三寶帝謂師曰
 如卿願在選日遠近奏來師荷德致謝尋得鄉信言母患
 乞歸寧省帝厚其賜勅有司津遣師至家未幾會稽光法
 師勉之謂鳥窠為檀越與結庵創寺寺成啓曰弟子七歲隨
 士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為出家故休官願和尚投與僧相曰今
 時為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師曰本淨非琢磨不明不
 隨照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即真出家何假外相
 汝當為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謝靈運之儔也師曰然理雖
 如此於事何益儻垂攝受則拉可導師教如是三請皆不諾
 時韶光堅白鳥窠曰官使未嘗與亦不畜待女禪師若不極

接誰其度之鳥窠即與披剃身戒師常卯齋晝夜精進誦
 大乘經而習安般三昧尋固辭遊方鳥窠以布毛示之悟旨時
 謂布毛侍者鳥窠章既鳥窠歸寂垂二十載武宗廢其寺師
 與眾僧禮辭靈塔而邁莫知其終

前慧忠禪師兩世旁出法嗣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者京兆人也姓長孫氏初謁牛頭忠
 禪師大悟玄旨後隱於天台瀑布之西巖唐元和中法席
 漸盛始自目其巖為佛窟焉一日示眾云天地無物也我無物
 也然未嘗無物斯則聖人如影百年如夢孰為生死哉至人以是
 獨照能為萬物之主吾知矣汝等知矣有僧問如何是那
 羅延箭師云中的也忽一日告闍人曰汝當自勉吾何言哉後二日
 夜安坐示寂壽八十臘五十八

前天台山佛窟巖惟則和尚法嗣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脩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即佛佛即性故云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無所見因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為有即有能所乃得妄逐隨見生解便隨生死明見之人即不然然曰見未嘗見未見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為見性曰此性徧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徧豈豈入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具此若阿曾得徧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隨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即能所不立若如是說即有了未了又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

凡夫何

獨

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即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人不了人凡一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即隨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棹止亦大病作不棹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即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第三十二祖忍大師第二品旁出法嗣

北宗神秀禪師者邪舍三藏論云曰地生於言師開封尉氏人也姓李氏

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俄捨愛出家尋師訪道至蘄州雙峯

東山寺遇五祖忍師以坐禪為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誓忘

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忍默識之深加器重謂之曰吾

度人多矣至於悟解無及汝者忍既示滅秀遂往江陵當

陽山唐武后聞之召至都下於內道場供養特加欽禮命於舊
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主度皆望塵拜伏既中宗即位尤
加禮重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之禮師有偈示眾曰切佛
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及逃走神龍二年於東都天宮寺入滅
賜諡大通禪師羽儀法物送殯於龍門帝送至橋去公主度皆
至葬所張說及徵士盧鴻一各為碑誄門人普寂義福等並
為朝野所重

嵩嶽慧安國師太倉三藏誌云九女史倫文荆州枝江人也姓衛氏隋
文帝開皇十七年捨天下私度僧尼勸師云本無名遂遁于山
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
獲濟者甚眾煬帝徵師不赴潛入大和山既帝幸江都海
內擾攘乃杖錫登衡嶽寺行頭隨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不
祖遂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嘗召師

不奉詔徧歷名迹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湊有
坦然懷讓二人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
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
合示之然言下知歸更不他適讓機緣不迫辭往曹谿武后
徵至羣下待以師禮與神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
對曰不記后曰何不記邪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無起盡焉用
記為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閒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
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稱願信受尋以神
龍二年中宗賜紫袈裟度弟子二十七人仍延入禁中供養三年
又賜磨衲一副辭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
歲向林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回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傍
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六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二百二十八隋開皇
生唐貞觀三年己酉滅時稱老安國師門人遵言曰昇置林間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

生唐貞觀三年己酉
滅時稱老安國師

昇置林間

隋開皇

十粒內五粒色紅紫留於宮中至先天二年明人建浮圖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者鄱陽人陳宣帝之裔孫也國亡落於
民間以其王孫嘗受署因有將軍之號少於永昌寺出家慕道頗
切往依五祖法會極意研尋初無解悟及聞五祖密付衣法與
盧行者即率同意數十人躡迹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餘
輩未及盧行者見師奔至即擲衣鉢於巖石曰此衣表信可
力爭邪任君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踞踞悚慄乃曰我來
求法非為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
阿那箇是明上坐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禮數
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祖曰我今與
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
甲雖在黃梅隨眾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
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祖曰汝若如是則是吾與

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師又問某甲向後宜往何所祖曰逢衣
可止遇蒙即居師禮謝還回至嶺下謂眾人曰向陳崔嵬遠
望杳無蹤迹當別道尋之皆以為然師既迴遂獨往廬山布水臺
經三載後始往袁州蒙山大唱玄化初名慧明以避師上字故
名道明弟子等盡遺過嶺南參禮六祖

前北宗神秀禪師法嗣 忍大師第二世法嗣

五臺山匡玄禪師安陸人也性曹氏幼稟業於明福院朗禪
師初講經論後參禪會及造北宗秀師問曰白雲散處如何師
曰不昧秀又問到此問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
之入室侍對度幾無爽尋至上黨寒嶺居焉數歲之間眾盈
千數後於五臺山闡化涉二十餘載入滅年八十一以唐開元十
五年九月三日奉全身入塔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姓吳氏初習唯識論滯于名相為知

識所詰乃發憤罷講遊行登武當山見秀禪師疑心頓釋
 思養聖胎乃辭去居平蒲津安峯山不十年木食澗飲
 屬州牧衛文昇請歸城內建新安國院居之緇素歸依憧
 憧不絕使君問曰某今日後如何師曰從濛記出照樹全無影
 使君初不能諭拱揖而退少選開曉釋然自得師來往中條
 山十餘年得其道者不可勝紀滅後門人於州城北建塔焉
 兖州降魔藏禪師趙郡人也姓王氏父為豪掾師七歲出家
 時屬野多妖鬼魅惑於人師孤形制伏曾無少畏故得降魔
 名焉即依廣福院明讚禪師出家服勤受法後遇北宗盛
 化便誓攝衣秀師問曰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
 邪師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
 佛亦空何境界之有秀懸記之曰汝與少暉之墟有緣師尋入
 泰山數稔學者雲集一日告門人曰吾今老朽物極有歸言

訖而逝壽九十一

壽州道樹禪師唐州人也姓聞氏幼探經籍年將五十因遇高
 僧誘諭遂茲出家禮本部明月山慧文為師師於平午長求
 法淹達勵志遠方無所不至後歸東洛遇秀禪師言下知微
 晚成法器乃卜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
 譚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僊等形或放神
 光或呈聲響音師之學徒觀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
 影師告眾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
 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唐寶曆元年示疾而終壽
 九十一明年正月建塔

淮南都梁山主植禪師光州人也姓蒯氏初結庵居止大中衛
 文卿命本州長壽寺開法聚徒文卿問曰將來佛法隆替若
 何師曰真實之物無古無今亦無軌躅有為之法四相遷流法

當隱居君侯可見師年九十三而終唐會昌四年甲子九月
七日入塔

前嵩嶽慧安國師法嗣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野時謂之騰騰和

尚唐天冊萬歲中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太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

會師曰老僧時不語成言訖而出翌日進短歌十九首太后覽而

嘉之厚加賜賚師皆不受又令寫歌辭傳布天下其辭並

敷演真理以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

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祠不輟其殺物命甚多師曰須

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

靈從何起恁麼真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安國師號為破竈

須臾有一青衣我窈忽然設拜師前師曰是什麼人云我

本

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

持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疆言神再禮而沒少異侍

僧等問師云某等諸人久在和尚左右未蒙師苦口直為某等竈

神得什麼徑下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

道理為伊侍僧等立而無言師曰會麼主事云不會師曰本有

之性為什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有

義豐禪師舉白安國師國師嘆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

朗月處空元不見者難違伊語脈豐禪師乃低頭叉手而問云

未審什麼人講他語脈國師曰不知者又僧問物物无形時如何

師曰禮即唯汝非我不禮即唯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有

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即同如來又僧問如何是修善

行之師曰捨捨帶甲云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僧云

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

不從惡良久又曰會麼僧云不會師曰惡人无善念善人無惡心
 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无起滅處其僧從言下大悟有僧從牛頭
 處來師乃曰來自何人法會僧近前又手遶師一市而出師曰牛
 頭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迴師上邊又手而立師云果然果然僧
 却問云應物不由他時如何師曰半得不由他僧云恁麼即順正
 歸原去也師曰歸原何順僧云若非和尚幾錯認師曰猶是
 未見四祖時道理也見後通將來僧却遶師一市而出師曰順正
 之道今古如然僧作禮又僧侍立久師乃曰祖祖佛佛只說如本
 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乃以拂子打之曰處
 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又手近前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
 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又問如何是大精進人
 師曰毀辱嗔恚其後莫知所終

嵩嶽元珪禪師伊闕人也姓李氏幼歲出家唐末淳二年受具

戒隸閑居寺習毗尼無懈後謁安國師印以真宗頓悟玄旨遂
 卜廬於嶽之麓鳩日有異人者我冠袴褶而至從者極多重步舒
 徐稱謁大師師觀其形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為
 而至彼曰師寧識我邪師曰吾觀佛與眾生等吾百之豈分別
 邪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言我哉師曰吾本不生
 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句能
 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邪
 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誰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
 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
 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甚味止求師戒我身為明弟子
 師即為張坐秉鑪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口能不能
 即曰否神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姓乎曰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
 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之我也焉有盜哉師曰

非謂此也。謂鄉食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真焉。能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益大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為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息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異盡寂默而不為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鄉食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昏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為姪。福淫禍善不為盜。濫誤疑混不為殺。先後違天不為妄。憎荒顛倒不為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佛無佛無眾生無汝及無我無汝孰為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至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煉然避席跪啟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西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

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君幸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无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眾生界。是為二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眾生界本無增減更無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空願報慈德。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為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吾等入曰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為是無為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隨叛佛那願隨。息無誨師不復言曰東巖寺之障蓋然無樹比岫有之而皆蘇本作青守非。所擁汝能移此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天然昏夜間必有宣動願師無駭即作禮辭。

去師門送而目觀之見儀衛委迤如王者之狀嵐霧噴煙霞紛
綸間錯幢幡環璣凌空隱沒焉其父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震
電棟宇擗蕩宿鳥聲喧師謂眾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
和霽則北巖松枯蓋移東嶺木林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沒
後無外知若為口實人將效我以開元四年丙辰歲屬明人曰吾
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實吾散于彼言訖若委蛇焉春秋七十
三門人建塔焉

前高山普寂禪師法嗣忍大師

終南山雅政禪師平原人也姓周氏受業於本州延和寺詮澄
法師得法於嵩山普寂禪師既決了真詮即入太山中學者盈
室唐大和中文宗嗜蛤蚧必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百御
饌中有壁不張者帝以其異即焚香禱之俄變為菩薩形覺
相具足即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與善寺入眾僧瞻

禮因問羣臣斯何祥也或言太山有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聞疆
識帝即命召至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陛下之信心耳
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帝曰菩薩身
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觀此為常非常邪信非信邪帝
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了時皇情悅豫
得未曾有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茲殊休因留師於內道
場累辭乞復詔令在聖壽寺至武宗即位師忽入終南山
隱居人問其故師曰吾避仇矣後終於山舍年八十七闍維收舍
利四十九粒以會昌二年九月四日入塔

益州無相禪師法嗣忍大師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於無相大師乃居南陽白崖
山專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至勤請不已自此垂誨雖廣演
言教而唯以無念為宗唐相國杜鴻漸出撫坤維聞師名思

一瞻禮大歷元年九月遣使到山延請時節度使崔璠亦
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十月一日至法慧寺時杜公與戒師召
三學碩德俱會寺中致禮訖公問曰頃聞師嘗駐錫於此而
後何往邪曰無住性好踈野多泊山間自賀蘭五臺周洛勝
境聞先師居泉對大慈寺說最上乘遂遠來樞衣不預叨文
後棲遑白崖已逾多載今幸相公見召敢不從命公曰弟子聞
金和尚說無憶無念無妄三句法明是二句法然公曰此三句是
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妄者是也公曰
有據否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
精進無有疑公問疑情湯豈無又問師還以三句示人否曰對初
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
無念亦不立也于時庭樹鶉鳴公問師聞否曰聞鶉去已又問師

莫

聞否曰聞公曰鶉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眾佛世難值正
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聞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
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
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
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大眾稽首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
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者無有次第亦無出盡諦功有第二義
即無諸法無性性說者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
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曰弟子性識微淺且因公暇撰
得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疏日用識心
思量分別有為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
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
異唯有心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名字相著名心緣相
既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起作禮曰弟子亦曾問諸保奉

大德借讚弟子不可思議當知彼等但徇人情師今從理解
說念心地法實真是真理不可思議又問云何不生生云何不滅
如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生滅即
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即無滅無念即無
縛無念即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即離念見性即解脫離識心見
性外更有法門謚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
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為識真真息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
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沉不浮無為無相活鱗
鱗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無見觸目皆如無非
見性也公與大眾作禮稱讚踊躍而去後居保唐寺而終
景德傳燈錄卷第四

延祐三年刻棒于
湖州道場祖幽庵

景德傳燈錄卷第五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法嗣四十三人

西印度掘多三藏

韶州法海禪師

吉州志誠禪師

匾嶺山曉了禪師

河北智隍禪師

洪州法達禪師

壽州智通禪師

江西志徹禪師

信州智常禪師

廣州志道禪師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

南嶽懷讓禪師

温州永嘉玄覺禪師

司空山本海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

曹谿令瑫禪師

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

西京荷澤寺神會禪師

已上一下
九人見錄

韶州祇陀禪師

撫州淨安禪師

嵩山尋禪師

羅浮山定真禪師

南嶽堅固禪師

制空山道進禪師

善快禪師

韶山緣素禪師

宗一禪師

會稽秦望山善現禪師

南嶽梵行禪師

并州自在禪師

西京咸空禪師

峽山泰祥禪師

光州法淨禪師

清涼山辯才禪師

廣州吳頭陀

道英禪師

智本禪師

廣州清苑法真禪師

玄楷禪師

曇曜禪師

韶州刺史韋據

義興孫菩薩

已三四人無緣語句不詳

第三十三但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瑛武德中

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

家尤貧窶師推采以給百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

問其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

師遂告其母以為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

為交友尼無盡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

即為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

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

鄉里者父云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

寶林古寺舊地眾議營建師居之四眾雲集俄成寶坊師一

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山石

室間遇智遠禪師師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

吾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于黃梅汝當往彼參決師辭去

直造黃梅之東禪即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克默而識之後傳

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
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師寓止廊廡聞暮夜風
颺剎幡聞二僧對論云幡動六風動待復曉大食曾不劫理師
曰俗流輒有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聚此
語疎然異之胡白數師入室微風幡之義師且以理告印宗不覺
起立云行者定非常人師為是誰師更無所隱直叙得法因由
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受禪要乃告曰眾曰印宗具足凡夫
今遇肉身菩薩即指坐下盧居士云即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
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為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
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其戒壇即宋朝末那跋陀三藏
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
真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一菩提樹謂眾曰却後二百年
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眾師具戒已於此樹下

開東山法明苑女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眾曰吾不願此居要歸
舊隱時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師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
於天梵寺轉妙法輪并受無相心地戒明人紀錄曰為壇經盛行
千世然返曹谿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
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念一乘二師並推讓云
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意內侍薛簡馳
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
京城禪德甚眾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
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惠悟豈在坐也經云若
見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
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
坐邪簡曰弟子之迴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師曰道
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無盡簡曰明喻智

慧暗况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无始生死幾何
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与智
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
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
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
其内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
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
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
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
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
奏師語有詔謝師并賜磨衲袈裟綉五百四寶貝鉢五十二
月十九日勅改古寶林為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勅鄆州刺
史重加崇飾賜額為法泉寺師新州舊居為國恩寺一日

師謂眾曰諸善知識汝等文名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息是
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替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
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二相三昧一行三昧
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
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
卧純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三三昧如地
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今說法猶
如時雨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活潑洽悉得發生
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徒
眾曰吾不受忍大師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
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息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
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師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
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

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師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月
 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倍云又有蜀僧名
 方辨來謁師云善極極師正色曰試觀者方辨不領首仍塑師
 真可高七十曲盡其妙師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
 僧禮謝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
 舟楫時大衆哀慕乞師且住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
 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却迴
 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言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師曰有
 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
 文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殮遇蒲之難楊柳
 爲管又云吾去三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
 興化建立五宗師加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
 浴訖跏趺而化異香籠襲人白虹屬地即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

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云香煙引處
 即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涌直貫曹溪以十月十三日塔壽
 七十六時韶州刺史韋據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
 葉漆布固護師頸塔中有達磨所傳信衣西國屈脚布也縑本縑華中
心織成後人以縑爲裏中
 宗賜磨納寶鉢方辯胡言真道真等塔侍者已之開元十年
 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僧衆驚起見孝子從
 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須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傑刺
 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鞫問云
 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
 千金最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中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
 谿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
 佛教慈悲免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
 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爾後其有名與贊述及
檀施殊異文繁不錄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

木綿

請師衣鉢歸國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
衣鉢七日勅刺史楊城云朕夢感能禪師請傳法袈裟却歸曹
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也於本
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失後或
為人所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益大敬禪師塔曰元知
靈照 皇宋開寶初王師平南海劉氏焚其作禪師之塔廟廟
為煨燼而真身為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
未竟會

太宗即位留心禪門頗增壯麗焉大師自唐先天二年癸丑滅
至今景德元年甲辰歲凡二百九十二年矣得法者除印宗等三
十二人各化一方標為正嗣其外藏名匿迹者不可勝紀今於諸
家傳記中略錄十人謂之旁出

西域通多三藏者天竺人也東遊韶陽見六祖於言下契悟後遊

五臺至定襄縣麻村見僧結庵而坐三藏問曰汝孤坐奚為曰

觀靜三藏曰觀者何入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何如三

藏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莫知其對三藏曰汝出誰門邪曰

神秀大師三藏曰我西域異道最下根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於

道何益其僧却問三藏所師何人三藏曰我師六祖汝何不速

往曹溪決其真要其僧即捨庵往參六祖具陳前事六祖

垂誨與三藏符合其僧信入三藏後不知所終

韶州法海禪師者曲江人也初見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喻

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

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

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法海信受以禱

贊曰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人法海者即
禪師是也

吉州志誠禪師者吉州大和人也少於荆南當陽山玉泉寺奉
事神秀禪師後因兩宗盛化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自能大
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
也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虛
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往曹谿谿實疑他日迴復還爲吾
說師聞此語禮辭至韶陽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衆
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師出禮拜具陳其事祖曰汝師若
爲不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坐不臥祖曰住心觀
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死
去卧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爲立計過師曰未審大師以何法誨
又祖曰吾若言有法與入即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
聽吾偈曰一切無心自性戒一切無礙自性慧不增不退自金剛身
去身來本三昧師聞偈悔謝即誓言依歸乃呈一偈曰五蘊

幻身幻何究竟迴趣真如法還不淨祖然之尋迴玉泉
遍擔山曉禪師者傳記不載唯北宗門人忽雷澄撰塔碑盛行
于世略曰師住遍擔山法號曉六祖之嫡嗣也師得無心之心了
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然絕言響音莫可
傳傳之行矣言莫可究窮窮之非矣師自得無無之無不無於
無也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來非增不無
之無涅槃非滅嗚呼師住世兮曹谿明師寂滅兮法舟傾師
譚無說兮寰宇盈師示迷徒兮了義乘遍擔山色垂茲
色空天谷猶留曉了名

河北智隍禪師者始參五祖法席雖嘗各決而循乎漸行後往
河北經庵長坐積二十餘載不見情念及遇六祖門人葉禪師遊
歷于彼激以勤求法要師遂捨庵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垂
開抉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

河北檀越士庶忽聞空中有聲曰墜禪師今日得道也後迴
河北開化四象

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誦法華經進具之後
來禮祖師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物
蓋言何事邪師曰念法華經已及二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
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
偈曰禮本折慢幢頭突不至地有我罪即生功福無比祖又曰
汝名什麼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汝今
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今有緣故
吾今爲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師聞偈悔過曰而
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惟願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
此經以何爲宗師曰學子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
祖曰汝試爲吾念一遍吾當爲汝解說師即高聲念經至
試

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
越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大事即佛知見也汝慎勿錯解經
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
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
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今象交塵境外
緣內擾甘受驅馳便然他從三昧起種種苦言勸令寢息莫向
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者
何異殺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邪祖
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久損益由汝聽言偈曰心
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離家舞念念即正
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聞偈再啓曰經
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尚不能測於佛智今
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

說三車太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宣說祖
曰經意分明汝自迷悟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
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劫懸遠佛本為凡夫說不為佛說此理
若不有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
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少省三車是假為昔
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
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
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
夜無一念時也師既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贊曰經誦三千
部曹溪一句六未明出世百寧歇累生在羊鹿牛權設初中後
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可名為念經僧也
師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持
壽州智通禪師者壽州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千餘編

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
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
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
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
佛地吾今為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師
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離
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
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
所作智同圓鏡五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
認性情繁興永處那伽定轉識為智者教中云轉前五識為所作智轉第六識
為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
鏡智雖六因中轉五果上轉
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師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
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具精妙言
因師曉終亡汙染名

專五

江西志微禪師者江西人也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
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變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
第六祖而忌能大師傳衣為天下所聞然祖是菩薩頭知其事
即置金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刃之祖室將欲
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捕刃者二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
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離仙父而方蘇求哀悔過即
願出家祖遂與金云汝且去恐徒眾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
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真言宵遊終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
憶祖之言遠來禮觀祖曰吾父念於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
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於深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子
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之和尚慈悲略為宣說祖曰
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
所說大違經文也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

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
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今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五音者
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為講說無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
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
性若常更說行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
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
即物物皆有自性空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
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
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徧見而顯
說真常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
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聽見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
醉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養池
執藥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

曰汝今徹也且名志徹師禮謝而去

信州晉常禪師者本州貴谿人也年出家志求見性日參
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師曰學人近往洪州建昌縣白
峯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州遇
人指迷入報調和尚伏願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
似於吾與汝證明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為法切故於
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
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
如虛空空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具
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
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
和尚誨示令無疑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
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

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
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見師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
無端起知解著相求甚提情存一念悟忘界越昔時迷自性
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久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初參六祖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
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來對曰諸行
無常具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
曰一切眾生皆有一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
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未審是何身
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
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
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
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

生即求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
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
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
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
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
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
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刹那無有生相刹
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見前當見前之時亦無
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
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林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謬佛毀
法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
為斷諸求二乘人即以無為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
虛假名何為真實義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

法及以蘊中我外現眾色象二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
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二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
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吾今彊言說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
少分師聞偈踴躍作禮而退

廣州法性寺即宗和尚者吳郡人也姓印氏從師出家精涅槃
大部唐咸亨元年抵京師勅居大敬愛寺固辭往斷春講
忍大師後於廣州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能大師始悟玄
理以能為傳法師又採自梁至唐諸方達者之言著意要
集盛行于世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終于會稽山妙喜寺壽
八十有七會稽王師乾立塔銘焉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本州安城人也姓劉氏幼歲出家母
羣居論道師唯默然後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

尊師

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師曰聖諦亦不為
祖曰落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惡會果
學徒雖眾師居首焉亦猶一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六日
祖謂師曰從上之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
今得又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曹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
衣即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不新絕師既得法住吉州青
原山靜居寺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即南嶽問曰和尚百年
後希遷未審當係附何人祖曰希遷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
端坐寂若忘生第坐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為遷曰我直遺誠
故尋思爾第一坐曰汝有師兄行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
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師問曰子
何方而來遷曰曹谿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曰
恁麼用去曹谿作什麼曰若不到曹谿爭知不失遷又問曰曹

傳身五

三

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
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出嶺多少時師曰我却不知
汝早晚離曹谿曰希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
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什麼處來曰曹谿師乃
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遮箇麼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
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有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平
莫全非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曰希遷持
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上速迴吾有箇結芥子與汝住山遷
至彼未言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
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求劫沈淪不慕諸聖解脫讓便休遷
迴至靜居師問日子去未交送書達否遷曰信亦不通書亦不
達師曰作麼生遷舉前話了却云發時蒙和尚許結芥子便請
取師垂足遷禮拜尋辭往南嶽玄沙大小石頭和尚被讓師推倒至今起不得荷澤神會

傳身五

三

來參師問曰什麼處來會曰曹谿師曰曹谿意旨如何會振
身而已師曰猶滯泥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否師曰設
有與汝向什麼處求玄沙云果然雲居錫古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師既付法石頭唐開元二十八年庚
辰十二月十三日升堂告眾跏趺而逝信宗謚弘濟禪師
歸真之塔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年十五往荊州玉泉寺
依弘景律師出家受具之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
者為無為法時同學坦然知師志高邁勸師謁嵩高山安
和尚安啓發之乃直詣曹谿參六祖祖問什麼處來曰嵩
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
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祖曰此不汚染諸
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讚汝足

並

下出馬駒蹋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遠說師豁然契會執持左
右二十五載唐先天二年始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
一師也住傳法院常曰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
什麼圖圖作佛師乃取一博於被庵前石上磨曰師作什麼師
曰磨作鏡曰磨博豈得成鏡邪師曰坐禪豈得作佛邪曰
如何即是師曰如人駕車不行打車即是打坐即是無對師
又曰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
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
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師曰無相三昧師
曰汝學心地法門如小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
當見其道又問曰道非色相六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
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天自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
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

法苑珠林卷五

二五

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師
入室弟子摠有六人師各印可云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一
路入得吾眉善威儀滯一人得吾眼善顧盼_聽一人得吾耳善
聽理_辨一人得吾鼻善_知氣_辨一人得吾舌善_譚談_辯一人得
吾心善_{古今}道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定心
地所作無闕非_真上根_真辭哉有一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
後鏡明向什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貌何在_{法眼別}
_{鑄成大德}曰只如像成後為什麼不_鑄照師曰雖然不_鑄照_護他
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眾曰道一為眾說法
否眾曰已為眾說法師曰摠未見人持箇消息來眾無對因
遣僧去去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
去如師首迴謂師曰馬師去身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闕益
醬與師然_{天寶三年八月十日圓寂於衡嶽勅謚大慧禪}

師最勝輪之塔

温州永嘉玄覺禪師者永嘉人也姓戴氏_{壯歲}出家徧探三藏精
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_左給朗禪師
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谿初到振錫攜瓶繞_祖三市_祖
曰天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
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_乎無速_乎曰體即
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眾無不愕然師方具威
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
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
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
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策公乃留師翌日下山迴溫江學者輻
湊號真覺大師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圓旨自_淺之深
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_相為永嘉集並盛行于世

慕道志儀第一 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平軌訓則
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 戒橋奢意第二 初雖立志修道善
識軌儀若三業橋奢奢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一明戒橋奢
意也 淨修三業第三 前戒橋奢略標細要今字細檢責
愈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 奢摩他頌
第四已檢責身口意離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
慧五種起心六種料簡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 毗婆舍那頌
第五 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毗
婆舍那頌也 優畢支頌第六 偏修於定定久則沉偏與於
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支頌又頌等於定慧念不沈動使
定慧均等捨於二邊 三乘漸次第七 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
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深
淺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 事理不二第八 三乘悟理無

不窮窮理在事理事即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即事而真用故
倒見也 勸友人書第九 事理既融內心自覺復悲遠學于虛
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 發願文第十 勸友人雖是
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復
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
則警其上覆五則識其疎念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
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本源 第一言法爾者
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或見紛
馳窮乏則唯一寂靈源不狀墮空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
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銷佛眼之功圓著
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
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濟澁故知三德妙
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出而非法路是以即心為道者

祛

可謂尋流而得源 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
空非不空 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
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
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
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
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
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
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不覺實際嚴土化生
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 第五誠其疎怠者
失渡海應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何以明心
尚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 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即
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即念即空不空非有非非無 第七
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

即墮是非有非無即墮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非非之
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
非非即是是如是只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非不非不非不是不
不是是非之感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 第八問其證
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以明其旨宗旨非觀籍修觀以會其宗
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
宗的言必明其旨宗旨既其明會旨觀何得復存耶 第九
觸途成觀者夫再演言詞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
芳移方移則言理無差無差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即理無差
之理即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箇耳 第十妙契本源者夫
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
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
者可謂妙契寰中矣師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坐示滅十一月

十三日塔干西山之陽勅謚無相大師塔曰淨光 宋朝淳化
中太宗皇帝詔本州重修合龍塔

司空山本淨禪師者絳州人也姓張氏幼歲披緇于曹谿之室
受記隸司空山無相寺唐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
采常春藤因造文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略
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答決貧
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休禮貧道天使為求佛邪
問道稱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奧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
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師曰心是佛師曰佛
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
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光庭作禮信受既迴闕
庭具以山中所遇奏聞即勅光庭詔師十二月十二日到京勅住
白蓮亭越明年正月十五日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

師闡揚佛理時有遠禪師者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校量宗
旨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辭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為道師答曰
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
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
摠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以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
是道曰適言無心是道今之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
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
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
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六德所
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悟其道若以相
為實窮劫不能悟道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
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
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公聞語失色遂巡避

席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
 生心癡狂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在縱橫有何事復
 云云大如是三火亦然若明空無主即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
 道又有志明禪師者問曰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
 又云身心本來是道空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
 若作見聞覺知之解與道懸殊即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
 是求道之入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為何而
 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志明杜若而退師又
 有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度
 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為真觀自在又
 有真禪師者問云道既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
 不二不異曰佛度眾生為有心故道不度人為無心故一度不度
 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度眾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

如山僧即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揔是假名假之
 中何分二問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為立若有立
 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至心亦是無心既
 是無即悟二俱不實知如夢幻即悟本空疆立佛道一名此是
 二乘人見解師乃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
 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食浮漚但看
 弄傀儡線斷一時休又有法空禪師者問曰佛之與道俱是假
 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
 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疆修道本無作大德疆作道本無事
 疆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疆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
 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又有偈曰道體本無修
 不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不會道棄却口真性却入鬧浩
 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又有安禪師者問曰道既假名

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為真師曰
 為有妄故將真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真亦何曾有故知真
 妄揔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
 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真真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
 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公慙伏
 不知所措師又有偈曰推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
 知心亦假名會真道亦如此到頭亦只空又有達性禪師者問
 曰禪師至妙至微真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
 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
 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既無根因何立經
 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又有偈曰善
 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
 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

前名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
 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
 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負道此身亦如其夢又有
 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開忽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
 者會悟夢迷入信夢開會夢如兩般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
 亦無別路上元二年五月五日歸寂勅謚大曉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者婺州金華人也出家遊方屆于河朔有智隍
 禪師者曾謁黃梅五祖庵居三十年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
 真往問曰汝坐於此作麼隍曰定師曰汝言定有心邪無心邪若
 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
 定曰我正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即
 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
 師曰我師曹谿六祖曰六祖以何為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

寂體用如如互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
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
隍聞此說遂造于曹谿請決疑礙而祖意與師冥符隍始開
悟師後却歸金華大開法席

曹谿令韓禪師者吉州人也姓張氏依六祖出家宋嘗離左右
祖歸寂遂為衣塔主唐開元四年玄宗時其德風詔令赴闕
師辭疾不起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取傳法衣入內供養仍
勅師隨衣入朝師亦以疾辭終于本山壽九十五勅謚大曉禪師
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人也姓希氏身受心印居南陽
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年不下山門道行闡于帝里唐肅宗上元
二年勅中使孫朝進寶詔徵赴京師待以師禮初居平福寺西禪
院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年載隨機說法時有西
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帝勅令與國師試驗三藏才

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邪對曰不敢師曰

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

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

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獼猴師第二問語亦曰則三藏

良父固知去處師吐曰遮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

師在什麼處趙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問玄沙

者應諾如是三召皆應諾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

負吾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會不意作麼生玄沙云却是侍者會雲

道不會玄沙又云道却是侍者會不意作麼生玄沙云却是侍者會雲

走侍者會玄沙又云道却是侍者會不意作麼生玄沙云却是侍者會雲

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僧問法眼應云玄沙云却是侍者會雲

眼云且去別時來雲居錫云法眼應云玄沙云却是侍者會雲

州云如人暗裏書字字不成文彩已彰南泉到參師問什麼

處來對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遮是師曰
 皆後底南泉便休長慶後云大似不知保福展云幾不到和
 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者盡扶皆後只
 師曰既如何用更見貧道麻谷又振錫師叱曰遮野狐
 精出去師每示眾云禪宗學者應尊佛語乘了義契自
 心源不了義者手不相許如獅子身蟲夫為人師者若涉
 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本匠斤不傷其手香象
 所資非驢能堪有僧問若為得成佛去師曰佛與眾生一
 時放却當處解脫問作麼生得相應去師云善惡不思自
 見佛性問若為得證法身師曰越毗盧之境界曰清淨法
 身作麼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問阿那箇是佛師曰即心
 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邪師曰斷煩
 惱者即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問坐禪看淨此復若為

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又問禪師見十方虛空
 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問即心是佛可更修萬
 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嚴豈撥無因果邪又曰我今安汝窮劫
 不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
 得是名師子吼南陽張漬行者問伏承和尚說無情說法某甲
 未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師曰汝若問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
 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漬曰只約如今有情方便之
 中如何是無情因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流都無
 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熾然見覺只聞無其情識繫
 執所以六祖云六根對境分別非識有僧到參禮師問蘊何
 事業曰講金剛經師曰最初兩字是什麼曰如是師曰是什麼無
 對有又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恁麼即
 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什麼師見僧來以手作圓相

相中書名字僧無對師問本淨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無一念心愛師曰是汝屋裏事肅宗問師得何法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挂著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執來又曰如何是無諍二昧師曰禮越蹋毘盧頭上行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又問師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曰見師曰他還眼目視陛下否魚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然惺惺歷歷直然歷歷已後莫受人護師與紫璘供奉論義既升坐供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竟供奉曰是什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坐一日師問紫璘供奉佛是什麼義師曰佛會迷否曰不會迷師曰用覺作麼無對又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虛

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麼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菩薩曰學人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耽源問百年後有文問極則事作麼生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麼師以化緣將畢濕般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太歷十年十二月九日右脇長往弟子奉靈儀於黨子谷建塔勅謚大證禪師代宗後詔應真入內舉問前語真良久曰聖上會麼曰不會真亦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瑤瑤殿上無知識應真後住耽源山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為沙彌誦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談

說者師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祖曰遮沙彌爭合取次語便
以杖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取
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眾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
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佛之本原神會之佛性祖曰尚
沒道無名無字沒便喚作本原佛性師禮拜而退師尋往西京受
戒唐貞觀中却歸曹谿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頓古沈處於
荆吳嵩高嶽漸開盛行於秦洛乃全京天寶四年六定兩宗南能頓
漸乃著顯宗記盛行于世日鄉信至報二親亡師入堂白槌曰父
母俱喪請大眾念摩訶般若眾才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眾
師於上元元年五月十三日中夜奄然而化俗壽七十五二年建
塔於洛京龍門初於塔所置寶應寺大歷五年賜號真宗般
若傳法之堂七生文賜般若若大師之塔
有僧舉即輪禪師偈云即輪有伎倆能斬百思想對境心

不起菩提日日長六祖大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
之是加繫縛因示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
數起菩提作麼長此二偈諸方多舉故附於卷末即輪者非名即作處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五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南嶽懷讓禪師法嗣

第一世九人

江西道一禪師又見錄姓馬時謂馬祖

南嶽常浩禪師

智達禪師

坦然禪師

潮州神照禪師

揚州大明寺巖峻禪師

新羅國本如禪師

玄晟禪師

東霧山法空禪師已入無名錄請者不錄

第二世上三六人馬祖法嗣

越州六珠慧海禪師 洪州泐潭山法會禪師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 洪州泐潭桂建禪師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 江西北蘭讓禪師

洛京佛光如蒲禪師

表州南源道明禪師

析州鄠村自滿禪師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

洪州百文山懷海禪師

禪師通云附
正十三見錄

鎬英禪師

崇泰禪師

王姥山脩然禪師

華州伏樓寺策禪師

澧州松滋塔智聰禪師

唐州雲秀山神鑒禪師

揚州棲靈寺智通禪師

杭州智藏禪師

京兆懷韜禪師

虔州法藏禪師

河中府懷則禪師

常州明幹禪師

鄂州洪潭禪師

象原懷坦禪師

潞府青蓮元禮禪師

河中府保慶禪師

甘泉志賢禪師

大會山道晤禪師

潞府法柔禪師

京兆咸通寺覽平禪師

義興勝辯禪師

海陵慶雲禪師

洪州開元寺玄虛禪師

正十三人每機
錄言不歸

懷讓禪師第二世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也姓馬氏容兒奇異半行虎視引舌

過鼻足下有二論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於渝州圓

律師唐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嶽傳法院遇讓和尚同參九年

唯師密受心印讓之禪思之遷也同源而異少故禪法之盛始於二師劉勰云江西王天衣謝

自建陽佛迹嶺遷至臨川次至南康龍公山大歷中隸名於

開元精舍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四方學者

雲集坐下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

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躬至中華傳上乘心之法汝等開悟

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

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爲空無門爲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
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
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
象法之所由凡所見色皆是見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
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
爲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
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
亦只寧事理俱無闕當生即不生僧問和尚爲什麼說即心即
佛師云爲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佛僧云除
此一種入來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物僧云忽遇其中入來
時如何師云且教伊體會大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即今
是什麼意龐居士問如之無所肯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云
漚裏無水亦無舟說什麼筋骨日師上堂良久百丈收却面前

席師便下堂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日趣師云正是汝放身命處師
問百丈汝以何法示又百丈豎起拂子師云只遮箇爲當別有
百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云我早不合道僧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便打乃云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有小師行脚迴
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禮拜了立師云汝莫欲作佛否云某甲
不解捏目師云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峯辭師師云什麼處
去對云石頭去師云石頭路滑對云擎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
才到石頭即繞禪牀二市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蒼天
蒼天隱峯無語却迴舉袂於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汝便
嗑嗑隱峯文去石頭依前問是何宗旨石頭乃嗑嗑隱峯又無
語歸來師云向汝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長下三
短問云不得道通長三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
云不得道長短汝放了也本國師問別云何不問老僧有講僧來問云未審禪

宗傳持何法師却問云坐主傳持何法彼云不講得經論二十餘
本師云莫是師子兒否云不敢師作噓噓聲彼云此是法師云是
什麼法云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彼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
云師子在窟法師云不出不又是什麼法無對百代遂辭出門
師召云坐主彼即迴首師云是什麼亦無對師云遮鉢根阿師洪州
廉使問云弟子與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
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
無窮師於貞元四年正月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
洞壑平坦處謂待者曰吾之柝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言訖
而迴至二月四日果有微疾沐浴訖跏趺入滅元和中追謚大寂
禪師塔曰大莊嚴今海昏縣影堂存焉高僧傳云大覺禪師○受種
德與作塔銘言馬祖終於開
元寺茶臥於石門而建塔也至會昌中次後大中四年七月
宣宗勅江西觀察使裴休重建塔并寺賜額曰懷讓

懷讓禪師第二世上馬祖法嗣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者建州人也姓朱氏依越州大雲寺道智和
尚受業初至江西參馬祖祖問曰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
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
什麼我這裏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師遂禮拜問曰阿那箇是慧
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
使用自在何候向外求覓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踴躍禮
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年老還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
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論一卷被法門師姪玄昇竊出江外
呈馬祖祖覽訖告眾云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
也眾中有知師姪朱者迭相推識結契來越上尋訪依附時號大珠和
尚者因馬祖
也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故不勞汝久立且自
歇去時學僧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辯無礙
讚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

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譚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
言是師良久其僧又問師說何法度之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
復交殊又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曰大德說何法度之曰講金剛般
若經師曰講幾坐來曰二十餘坐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
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邪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謗
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
說看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
從來未悟說什麼却迷僧曰請禪師為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
坐却未識如來其僧再禮拜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
義何得忘却曰是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云分
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
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

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對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
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自得有益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
是生死業曰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
是無等等僧曰如禪師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行者問
即心即佛那箇是佛師云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無對師云
達即徧境是不悟求乖疎有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
師曰却是坐主家多落空法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
墨文字經墨文字者俱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
坐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法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曰
何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本用現前那得落空
法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用名
言法明作色問曰何處是錯師曰律師未辨華嚴之音如何講說
是禪師指出法明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邪律師雖

省過而心猶憤然具梵語薩婆易東他悉陀中國翻云切義成信云悉達多措是訛略梵語又問曰夫經律論是佛

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趁塊師子齧人經律

論是自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

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曰出何教文師曰出

陀羅尼集法明禮謝讚歎而退有三藏法師問真如有變易否

師曰有變易三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若

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迴三毒為三聚淨戒迴

六識為六神通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為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

藏真是自然外道也三藏曰若爾者真如即有變易師曰若執真

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

變易如何即是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如變便作變解聞說不

變便作不變解三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世間有法過

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正氣是道否師

曰正氣自正氣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師曰知無二兩人又

問云何為邪云何為正師曰心逐物為邪物從心為正有源律師

來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

來即眠曰而人認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

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同

也律師杜口有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

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說有無生祖師云當生即不生

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

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

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眾生心若心生

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

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黃

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
人與荷應總與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盡銀對面迷佛長劫希求
全體法中迷而外竟是以解道者行住坐卧無非是道悟法者縱
橫自在無非是法大德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真心緣於善惡
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
住寂寞人有慧否懷微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玄
取證人若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
師一一為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真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
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沉傲
物高息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
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為魔大德曰若如是應
畢竟無所有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所有大德踊
躍禮謝而去

此下舊本有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傳
今移入在第九卷百丈山海和尚下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
前來師便近前祖打擗云耳不尚謀來日來師至來日猶入
法堂云請和尚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師
乃悟云謝大眾證明乃繞法堂一市便去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
邊過了南泉問歸宗云適來見虎似箇什麼宗云似箇猫兒宗
却問師師云似箇狗子宗又問南泉南泉云我見是箇大蟲師喫飯
次南泉收生飯云生師云無生南泉云無生猶是未南泉行數步
師召云長老長老南泉回頭云怎麼師云莫道是未百普請擇
蔬菜南泉拈起一莖云遮箇大好供養師云非但遮箇百味珍
著他亦不顧南泉云雖然如此箇箇須當得他始得言不是相見語

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云舉世無相似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馬祖法堂後坐禪祖見乃吹師耳兩

獨

一傳第六

一七

吹師起定見是和尚却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一塊茶與師師不顧便自歸堂

澧州茗齋道行禪師師有時云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有僧問先曹山承古人有言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喚作什麼病曹云攢疾不得底病云一切眾生還有此病也無曹云人人盡有云人人盡有和尚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正查起處不得云一切眾生為什麼不病曹云眾生若病即非眾生云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有云既有為什麼不病曹云為伊惺惺僧問如何修行師云好箇阿師豈安是作僧云畢竟如何師云安置即不堪又僧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云涅槃後有僧云如何是涅槃後有師云不洗面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無面得先

撫州石叢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為務惡見沙門因逐羣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藏問和尚見鹿過否祖曰汝是河人曰獵

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逐則射幾箇曰三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和尚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羣羊祖曰汝既知知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即無下羊處祖曰遮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藏當時殺業弓箭自以勞截髮投祖出家一日在厨中作務吹祖問曰作什麼曰牧羊祖曰作麼生牧曰適入草去便把鼻孔拽來祖曰子真牧羊師便休師往後常以弓箭接機如手和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西堂云捉得師云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云作麼生捉麼捉虛空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孔拽西堂作忍痛聲云大殺拽久鼻孔直得脫去師云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眾僧參次師云適來底什麼處去也有僧云在師云在什麼處其僧彈指一聲僧到禮拜師云還將那箇來否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麼處僧彈指三聲問如何免得生死

師云用免作行履僧云如何免得師云燕底不生死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者廬江人也姓何氏幼隨父中官泉州南安

縣因而出家唐天寶初馬祖闡化建陽居佛迹巖嚴師往謁之尋

遷於南康龍興公山師亦隨之貞元四年二月初馬祖將歸寂謂師曰夫

吾名潤山秀惠益汝道業遇可居之師不曉其言是秋與伏牛山

自在禪師同遊洛陽迴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秀異因

詢鄉人云是紫玉山師乃陟山頂見有石方正坐然紫雲色歎曰此

其紫玉也始念先師之言乃懸記耳遂前拜禮舍而居焉後學

徒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云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僧

云如何出離師云青山不礙白雲飛于頓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

其船船漂隨羅刹鬼國師云于頓客作漢問恁麼事恁麼事公

失色師乃拍云遮箇是漂隨羅刹鬼國于文問如何是佛師喚

于頓頓應諾師云更莫別求有僧與藥山云云禪師漢也僧云和尚元和

八年弟子金藏參之由文迴禮觀師曰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於是
囑付金藏訖策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
終壽八十有三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允長老問伏承師兄畫得先師真暫請

瞻禮師以兩手撥眉開示之亮便禮拜師云莫禮莫禮亮云

師兄錯也其師不禮師兄師云汝禮先師莫亮云因什麼教某

甲莫禮師云何曾錯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曾住金蘭寺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

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

法身等虛空常在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眾生

來去為眾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

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離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

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

智者善分別師言曰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
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
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見無心處
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魏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云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何不出頭
來無事各自珍重便下堂有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
有廣長舌相即向汝道洞山來參方上法堂師云已相看了也
洞山便下去至明日却上問云昨已蒙和尚慈悲不知什麼處是
與某甲已相看處師云心心無閒斷流入於性海洞山云幾放過
洞山辭去師云多學佛法廣作利益洞山云多學佛法即不問
如何是廣作利益師云一物莫違即是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不
可道你是也

忻州靈村自滿禪師上堂云古今不異法爾如然更復何也雖然

如此遮箇事大有因問措在時有僧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云
情知汝問措僧欲進語師云將謂若僧落伊京人僧云如何即是
師云魚騰碧漢階級難飛僧云如何即得免茲過客師云若是
龍形誰論高下其僧禮拜師云苦哉屈哉誰入似我師曰謂衆白
除却日明夜暗更說什麼即得珍重時有僧問如何是無諍之
句師云喧天動地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初領新戒到謝戒師見來於禪牀上
拍手云和和仰山即東邊立又西邊立又於中必立然後謝戒了却
退後立師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仰云於曾豁脫印子學來師云汝
道曹谿用此三昧按什麼人仰云按宿覺用此三昧仰云和尚什麼
處得此三昧來師云某甲於馬大師處學此三昧問如何得見性師
云壁言如有屋屋有六窓內有一彌猴東邊喚山山應如是六窓俱喚
俱應仰山禮謝起云所學和尚壁言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彌

猴困睡外，猶候欲與相見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云：山頭汝相見，了壁言如燕。蟬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喚。三至曠人，稀相逢者少。雲云：雲云：當時若不得仰山遊，何處有中色也。得見中色且道竹庵處是仰山得見中色處。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北歲離塵三學，該練羶大寂闡化南康，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禪師同號入堂。時二大士為角立焉。一夕，二士隨侍馬祖，語月次。祖曰：正任麼時如何。西堂云：正好供養師。云：正好修行。祖曰：經文藏禪，歸海。馬祖上堂，大眾雲集。方升坐良久，師乃卷却，面前禮拜。席祖便下堂。師曰：詣馬祖法堂，祖於禪牀角取拂子示之。師云：只遮箇更別有祖。乃放舊處云：你已後將什麼為父。師却取拂子示之。祖云：只遮箇更別有師。以拂子挂安舊處。方侍立。祖叱之。自此雷音將震果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處巖巖峻峻，故號之百丈。既處之味，其月玄參。

首

之賓四方。麈尾至，即有鴻山黃蘗當其首。一日，師謂眾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眼黑。黃蘗聞舉，不覺望白。某甲不識馬祖，要且不見馬祖。師云：汝已後當嗣馬祖。黃蘗云：某甲不嗣馬祖，作麼生。曰：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一日有僧哭入法堂，來師曰：作麼。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云：明日來。一時埋却。師上堂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鴻山云：某甲不道，請和尚道。師云：不辭與汝道。久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尚亦須併却。師云：無入處。碩望汝雲巖云：某甲有道處，請和尚舉。師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雲巖曰：師今有也。師曰：喪我兒孫。師謂眾曰：我要人傳法。西堂阿誰去得。五峯云：某甲去。師云：汝作麼生。傳法。五峯云：待見西堂，即道。師云：道什麼。五峯云：却來說。似和尚。師與鴻山作務。次師問有火也無。鴻山云：有。師云：在什麼處。鴻山把一枝木吹三兩氣，過與師。師云：如蟲蝕木，問如何。

今

是佛師云汝是阿誰僧云其申師云汝識某甲否僧云分明箇師
乃舉起拂子云汝還見麼僧云見師乃不語因普請鑿地次忽
有一僧聞飯鼓鳴舉起鑿頭大笑便歸師云俊哉此是觀音入
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什麼道理便恁麼對云適
來只聞鼓聲動歸喫飯去來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佛怨
離經一字如同魔說如何師云固守動用三世佛怨此外別求即
同魔說因僧問西堂云有問有答不問不答時如何西堂云怕
爛却作麼師聞舉乃云從來疑遞箇老兄僧云請和尚道師
云合相不可得師謂眾云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飢有人終日喫
飯不道飽鑿雲巖問和尚每日區區爲阿誰師云有一人要巖
云因什麼不教伊自作師云他無家活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
法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
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

此

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俱歇一切攀緣貪真愛
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
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
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爲道人但不被一切善惡垢淨有爲世間
福智拘繫即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揔盡不
被數系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一切諸法本不自空
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
作若干種解起若干種知見若垢淨心盡不住數系縛不住解脫
無一切有爲無爲解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
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
生死如門開相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
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爲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干
干懷麤食接命補衣禦寒身元元如愚如龍耳相似稍有親分

真諦

廿一

於生死中。莫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却被。解境。風漂。却
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
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實。無虛。若能。坐。心。如。木。石。相。似。不
為。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任。自。由。不。為。一。切。有。為。
因。果。所。縛。他。時。還。與。無縛。身。同。利。物。以。無縛。心。應。一。切。心。以。無縛。慧。
解。一。切。縛。亦。能。應。病。與。藥。僧。問。如。今。受。戒。身。已。清。淨。已。具。諸。善。得。
解。脫。否。答。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未。得。一。切。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
答。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為。是。亦。不。住。盡。
處。亦。不。畏。地。獄。傳。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始。名。為。解。脫。無礙。即。
身。心。及。一。切。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為。便。了。有。阿。沙。無。
漏。戒。定。慧。明。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早。與。道。契。待。耳。聾。眼。暗。頭。
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心。中。悖。惶。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
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多。聞。都。不。相。救。為。心。眼。未。開。唯。緣。念。

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或。怖。或。
怖。六。道。五。蘊。現。前。盡。見。嚴。好。舍。宅。舟。舩。車。輦。光。明。顯。赫。為。縱。
自。心。貪。愛。所。見。悉。變。為。好。境。隨。所。見。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
龍。畜。良。賤。亦。摠。未。定。問。如。何。得。自。由。答。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取。
捨。垢。淨。俱。亡。如。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如。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
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又。不。讀。經。看。教。語。言。
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覺。性。自。己。俱。不。被。
一。切。有。無。諸。法。境。轉。是。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金。剛。即。
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得。縱。令。誦。得。十。二。章。陀。經。只。成。增。
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善。事。若。向。
明。理。人。邊。數。此。是。纏。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
覓。知。解。語。義。句。知。解。屬。身。貪。變。成。病。只。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
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處。佛。不。解。語。只。

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載
去如賤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提王為金髮
海水為酥酪破須彌山為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
一義師有時說法竟大眾下堂乃召定大眾迴首師云是什麼
目之為百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歸寂壽九十五長慶元年勅
夫下堂句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禪門規式

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谿以來多居律寺雖
別院然於說去住持未合規度故常爾介懷乃曰祖之道欲
布化元冥來際不泯者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為隨行邪言
舍新云阿笈摩或曰瑜伽論瓔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哉師
即小乘教也曰吾所宗非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於制範務
其宜也於是創意見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

長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須菩提等之謂也既為化主即處于
方丈同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不上佛殿唯樹法堂者表佛祖
親囑授當代為尊也所哀學眾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堂中依
夏次安排設長連牀施施架挂搭道具卧必斜枕牀膚右脇吉
祥睡者以其坐禪既久略偃息而已具四威儀也除入室請益任
學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集其闔院大眾朝參夕聚長老上
堂升坐主事徒眾鴈立側聆賓主問醜激揚宗要者示依法
而住也齋粥隨宜一時均徧者務于節儉表法食雙運也行普
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謂之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營
事人各司其局也主領者目為飯頭主菜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眾并
別致喧擾之事即當糾那檢舉抽下本位挂搭擯令出院者責
安清眾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眾燒衣鉢道具遺
逐從徧門而出者示取辱也詳此條制有四益一不污清眾生

恭信故三業不善不可共住律令用梵壇法 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
法服後三不擾公明省信故四不油于外護宗綱故
必悔之 三不擾公明省信故四不油于外護宗綱故四眾同居聖九勢辨
之黨況今像未豈得全無但見僧有過便會例誡誦殊不知以輕眾壞法其損甚大今禪門若稍無
妨害者且依百丈叢林格式量事區分且立法防戾不為賢士然寧可有格而無犯不可有犯而無教
惟百丈禪師護法 禪門獨行由百丈之始今略叙大要編示後代學者
之益其大矣哉 今不忘本也其諸軌度山門備焉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文政壬午

